雲溪居士集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七

宋 華鎮 撰

論八首

銓選論

士貴多得多而非賢不如其少而賢也取之不慎則賢不肖必並進雖格以流品限以資序終與賢者並官官有大小若代天工治民事則舉相似耳一以賢者任之一以不肖者為之民之幸不幸何相遼哉仕進之門不

欲雜夫承學之士雖機悟敏慧超絶倫類必十年觀書
及史講明道義考合古今漸摩師友之訓涵泳庠序之
教然後能應有司之程中科第之選閥閱子孫雖生而
見任必既冠然後蒞官聆父祖之話言視先生之行事
漸漬名教之益由有知以來亦十有餘年矣此兩者猶
或愚不達事佚而敗度彼誦經而不知旨論法而不見
德刀筆憸巧之人奴隸奔走之徒農桑百工輸納金粟
者其人可勝言耶果無異於承學之人世胄之子則流

品可去而資序不必用流品資序賤彼貴此則是道有所在而才有不足任者使有道之士與不足任之人並流交騖更用迭舍三人守一官六載一任事何哉新造之世人材未富務愽選以集事如彼等者或在所録然猶審較短長因能任使承平既久多士濟濟奈何舍有道可用之人俾闒茸不足使之徒積勞循格指日任事而奪之治乎此弊之大者也夫官尚選任選而不盡其才無以異於不選聽言語則有言者不必有德易言者

常以敗功觀容止則禹行舜趨無顏閔之賢巧言令色非仁者之器等勞効則積資累日可以得常人繩墨委曲不足以致奇士省過失則庸夫以循嘿自守憸人以機巧僥倖此皆不足以盡人才故選任之法欲精漢世之士為善於家然後名於郡邑著名郡邑然後辟於公府因鄉里之選而察舉之其後也士無三代之才非選任之法未周所以教養之者異也李氏專委吏部以四事選士事同者差以才德勞効其弊也士無兩漢之人

非人才之不同所以擇之者異也舜之稱堯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故憂驩兜畏巧言令色孔壬臯陶之戒舜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夫堯舜聖之至也以舜之濬哲不能以貌言知士必因事考行以行觀德智愚賢不肖果身言書判之所能察乎以堯之聰明不敢以知人為易而憂畏凶人千萬人之心果一吏部之所能知乎李氏之術固已疎矣若夫視拜起覲書禮問年齒其法不過察手足耳目之有無疾痛而

已凡無疾痛者皆在所用曾不少問其才否視李氏之四事又何如哉觀人之術觀之者衆而所觀者寡則審而無遺久與其人游則心術可得故先王之建官也慎選其長而已若其屬則使官長自擇取焉朝廷之所選者庶官之長官長之所擇者一官之屬則觀之者衆而所觀者寡將命之以為長取之以為屬非久與之游而得其心莫敢或用故世無遺才而官無匪人先王盛時教養致詳人才致美選任之法猶精慎而不敢易後世

教養人才不逌先王遠甚而吏部之官至則擬授爲之銓選其術亦異矣

任舉論

世之治亂生於事之修否官得其人則事修而治非其人則官曠而亂由之以生今取士不由鄉黨黜陟不由考比外官委郡守監司保任之内官則本司長官保任之吏部據其所任而受用其人任以爲令則因以爲令任以爲幕職則因以爲幕職任以爲京官則因以爲京

官其人茍無大過皆得序進至其賢否吏部一不可得而知也則吏部第為出納之地若銓擇審察之權則舉在於郡守監司與在京諸司之官長矣執銓擇審察之權者果聰明足以識別賢否於取舍無所蔽盡心公家唯才是任不以寒素貴勢親疎德怨貳其間則歲舉之數誠亦足以得天下之賢才矣一有不然而歲舉之數不可損則賢者未必被舉舉者未必皆賢雖才如屈宋行如曾史或不契其所好或裔出於寒素或無一日之

雅或有纖芥之怨則必擯弃而不顧貪汙之徒冗末之類苟有所挾將冒薦論與賢者同升於上矣況斷斷自守者哉然知人之妙堯舜所難賞識之間鮮或無蔽又高貴勢下寒素厚親薄疎録德匿怨者常多是焉足以盡天下之賢才乎雖朝廷約束舉非其人者有從坐之責然乘權藉勢挾親怙舊者儻有過惡例相爲隱苟至貫盈罪不可掩則舉者得以首原故人不慎所舉而僥倖之徒得以公事營私也今天下清吏多士並用郡守

監司與諸司官長皆一時高選然習以為常其來有素弱者撓於權勢懦者溺於私計非見善明用心剛者未能不混於流俗今膏粱子弟資考未盈薦者數倍寒素之士周旋勤勞鮮或登格豈賢才皆出於彼而此無一介可賞之善哉誠所居之地不同耳今歲舉有限而選格三五為約及格之外乃為虛器恐遺寒素之可舉以益貴勢之無用則在彼何優而在此何劣今則制科條俾舉職令者不得過四人舉京官者不得過六人已及

格而闕者聽舉及格而止任其終身有累不得以首原則人知慎其所舉而朝廷盡得天下之士矣

考績論

庶績咸熙而帝道成兆民阜成而王業固卿大夫盡瘁於内五侯九伯效職於外内外庶官人人治業赴功不為趨競故庶績咸熙兆民阜成道格上下德施方外帝王之事業備矣夫登三邁五比隆前聖者世主所願得於身者也治業赴功不為趨競者世主所願得於人者

也自漢興以來千有餘歲欲治之主可為之時多矣人主未嘗不以此為意議臣未嘗不以此為說所以講求之意甚篤然而趨競之風浸盛赴功之俗愈遠庶績無咸熙之效兆民無阜成之利帝王功業未足以擬唐虞成周之盛者豈無說乎試粗言之夫天傾西北而七政無左旋之象地缺東南而百川無西傾之流非天地之類有殊則勢使然也由漢以來人臣急趨競而緩事功不及唐虞成周之士者豈皆人材行義之不逮乎亦驅

導之勢異也故人主法制施設用舍之際不可不慎夫
唐虞之際黜陟幽明本於考績成周之隆廢置誅賞詔
以會計漢興以來考績之法不行會計之術不復黜陟
幽明廢置誅賞一出剌舉資序矣由考績會計而無剌
舉資序則有功者見進而知勸無功者見退而知沮沮
勸之典必行積累之資不用進退兩端取之自已不制
於人無事請託故唐虞成周之士知赴功而不知趨競
由任舉資序而廢考績會計則進不待功而無勸勉退

不以罪而無畏忌劬勞職業者毫髮不獲積日累月者寸進有序馳騖躁進者薦拔常及恬淡廉退者譴怒是處故漢興以來人知趨競而不知赴功由是觀之果人才行義之不逮乎亦所以驅導之勢異乎今吏部授官有給以印紙者釐務朞歲則所屬以一歲之功罪書之謂之課績代日持紙赴部攷其所書然後擬授謂之判成有意乎考績之術矣然所書不能盡所攷不以詔廢置進官增秩者皆資序任舉合格之人殆亦未足以要

唐虞成周之效誠恐不復考績功實不可致不去資序婾脫不可變不廢任舉趨競不可息古之導人者如彼後之導人者如此而望治業赴功不爲趨競如古之人亦異矣

賞罰論

士有由義而行者動則出於義非見利而爲之不待賞而後勸不汙於不義非見害而避之不待罰而後懲賞罰之典可以厝而弗用然斯人也世所希有萬國之廣

百執事之衆惡能盡得斯人而用之亦選賢任能材德並建振長策以馭之而已中人之性見所好則勸勵而赴功見所惡則懲戒而遠罪人人務赴功而知遠罪天下之官治矣聖人建中道以為民極寵錫之利雖非所志有功實者未嘗辭賞所以俯已而立經制也故雖堯舜之聖不能去賞罰以為政而況後世乎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賞罰之謂也賞罰之權經世之砥礪不可不用設之不當猶不用也夫有賞無罰則緩而縱

姦有罰無賞則薄而遺善賞不以善則民惑而弗慕罰
不以罪則下疑而弗威功浮於賞則确而少恩罰輕於
惡則懦而不勝以上賞而加小善則費資而難繼以重
罰而責微罪則失士而乏才此數者皆設之不當者也
不當則沮勸之法不行賞罰用而沮勸之法不行何異
於不用人主所用以為賞罰沮勸者非名器廩秩廢置
予奪乎後世官吏積日累久自下升高名器之尊榮廩
秩之饒厚不待功善而後得人人可以馴致庸惰邪枉

之人苟過惡敗缺僥倖不暴於外非惟不見廢奪亦得與賢能之士交鶩而並進夫名器廩秩所以為賞得以馴致不必有功庸惰邪枉所宜加罰得以僥倖又從而序進之苟非盛德之士而有待乎賞罰沮勸驅策者孰不務媮脫而緩事功忘畏忌而輕義乎若然者不可以為設之當也嗚呼建官吏以圖事而官吏之情若是難言治矣

法令論

禁姦究防詐僞使人心一出於中正誠實者莫尚於法令法令先王之所用也前史言漢世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者漢之法令不美於先王耶漢之人心機巧而不可以制耶何效用之異也夫先王之法令不美於漢之法令先王之人心不淳於漢之人心其用與漢異效者先王之治不本於法令而漢本之也先王之人不發其巧心而漢發之也何則人主正心誠意率德而用道以臨蒞天下輔之以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敦禮

樂以導和睦示好惡以明避就則中林之遠兎罝之賤皆知好德而有賢者之美又況在位多士豪傑美材莫不興起而為士君子之行矣人有士君子之行則法令可以無用故先王之法令大為之防不勝德教人無所用其巧而機變之心不發漢之德義不足以風動流俗又無善教以振發多士之性而輔成其美及其弊也忘公徇私違義死黨依勢倚法蔑棄廉恥風靡波蕩日趨於罪戾矣務正德以治其本乃滋益綱目稹緻科條專

以法令籠之不知法令有限而智變無窮故防禁愈徼而機巧愈出卒之姦詐不勝而法令為虛器然則駕馭豪傑臨蒞士君子德義教化而已非法令防禁之所與能也德義明而教化行則君子益其德能者增其才蔽愚不肖之人有以發明善心而變易志慮法令多而防禁密則義士恥於見疑而不為用智者迫於繩墨而不得為小人投隙伺便騁其巧而莫之能禦是教化行而善否兼得防禁密而君子小人並棄也夫善否兼得與

君子小人並棄其效遠矣為政之術可弗慎乎天下名川三百而江河為大江無一夫之役塊土之費而自昔無患者得其性也河防之用歲以億萬計高厚如丘陵堅強如鑄金然而決溢時報其未決者惴惴然不能以一日為安失其性也夫水有東傾就下之性順之則行逆之則決得其性者雖無隄防之備水行而不為患失其性雖隄防隆固水決而不可遏天下之性猶水也法令之禁猶隄防也知江河之性知為政之術矣

監司論

記言三王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周官載成周之法小行人以五物書邦國之事而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監統剌舉之術三王四代之所用也夫四海之内九服諸侯地方五千里錫土數千國大者制一州之廣小者亦五十餘里近則王圻之外遠則荒忽之表逆順敬慢能否淑慝何所不有王者有所弗知而誅賞廢置之政弗加焉則紀綱法度將

遂淩遲天下不可得而有矣故雖盛世監統刺舉之術不敢忽也漢制侯守雜治則丞相遣吏分部按刺唐悉天下為郡縣則十道置使巡省觀察此皆廣覽遠馭防姦杜微憲章先王圖久安長治之業者也跡前世制置施設之方雖名位不同政事殊用因時適變各有攸趣要之皆刺惡舉善録功記過察微伺姦陳利明害領畧維綱振舉法度而已未嘗與邦國之事奪守令之治繁苛細碎牽制肘腋使賢才不得為而事功以廢也今州

郡有觀察鈐轄之名而無監統刺舉之實監統刺舉之實一切委之憲漕兩司兩司之任總一路而監統刺舉之由郡守而達名位雖異於商周漢唐而職守則三監行人刺史廵察之使而已其可缺乎誠使監統刺舉如三監行人刺史廵察之官不為苛細不與郡邑之事而奪其治則所以幸天下者甚厚夫人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如仲山氏者常少柔弱之地苟在所茹而事見侵奪剛强之徒雖有罪惡畏而吐之不

敢繩糾是曾無補於天下而適所以擾之也朝廷尊其位命厚其祿秩崇其車服重其權寄期有以補於世非期擾之也然事行而與朝廷之意異者豈制置之術有以使之歟抑選任之官未得其人歟亦在所宜察也

朋黨論

昔之言朋黨者多矣陳司敗曰吾聞君子不黨則是小人然後有黨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則是君子亦有之蓋黨類也人之德志萬殊要其大致兩端而已不出於

義則出於不義出於義則義者之類君子之黨也出於不義則不義者之類小人之黨也君子有黨而無比故無適無莫惟義之從而不害物小人有黨則比周故忘公徇私惟利之得而惡直醜正是故正邪不可並進而朋黨在所察也雖然膏壤不能無稂莠山林不能無樗櫟治世不能無姦憸要之增收倍穫之田良苗無稂莠之害明堂路寢之材杞梓無樗櫟之雜光明盛大之世君子無朋黨之患何則良農早辨而不使滋蔓大匠精

别而不使叅錯明主照知而不使封殖故也驩兜嘗舍舜禹而引共工矣堯識其是非而小人之數不售管蔡嘗比霍叔而謗周公矣成王悟其姦妄而君子之道不消上官父子亦嘗與燕蓋桑羊為朋而傾霍光矣昭帝察其情狀而妖燄自息惟李德裕與牛僧孺李宗閔扶世隙之私立黨相軋文宗聽之不明擇之不審斷之不果執之不固而使德裕進則去宗閔之所善宗閔用則去德裕之所進四十年間為搢紳憂觀文宗比宗閔之

辨楊虞卿拒黎埴之論李德裕非不知黨人之所在賢
否之所歸辛使二人更為用舍而進退朝士大夫未嘗
少問其當否功罪也二三人者片言援之則寵以爵位
單辭却之則加以竄逐至於熒惑舛誤而不自得乃謂
去此難於河北之盜為之慨然歎息是不明不審不斷
不固之甚也由驩兜管蔡上官牛李之事觀之明主能
消朋黨而已不能使小人不為也小人能為朋黨而已
不能使朋黨必立也為之在下立之在上人主進退予

奪之權不為小人竊取以援已之類而去異已者則朋黨無自而立矣然君子以公義相與猶小人以私愛相暱跡似而情不同禹稷臯陶相先以官蕭何曹參相許以政汲黯言事常先公孫房喬決疑必引如晦此君子之跡似爲黨者也小人欲售其姦者必託君子之事以熒惑世主君子進必引君子而退小人小人進必引小人而退君子故君子小人之間不可不察君子小人之辨雖微然察之則得以文宗之不睿猶足以知宗閔深

巧之情而況明哲之君乎是以人主貴察之明既明矣貴擇之審既審矣貴斷之果既果矣貴執之固明則君子小人辨矣審則取舍不失其所矣果則所取必用而所舍必去矣固則用者必終而去者不復取矣四者備而進退予奪之權不見竊於小人矣下之為黨者雖重信如虞卿之厚魏齊赴急如朱家之與季布死交如齊楚魏之四豪慕義如甘陵之南北部亦將彫落潰散而無所聚其類又況俯仰聲勢趨競錐刀佻巧輕脆之人

又安得膠漆之約金石之信堅不可破牢不可拔之勢而為國患哉人主務明察以謹操而已操柄不失而朋黨消矣

養士論

天下道術不明文章誕漫士行彫薄人材無取議者必曰庠序未興師儒未立教養未善謂州郡雖有學校文具者多講教者少學校雖有師儒時聚時散例無久計教養之具不敦經術而先聲偶近歲京師廣太學設祭

酒司業博士總閱分授聚而講肄仰食縣官者以千數通國大都特建教官專領學事中下之郡亦以州官兼之經置諭說分徒傳授去聲偶之小技專經術之本業議者之說所欲興造者悉施行之矣所欲釐革者悉芟更之矣行之幾二十年亦可謂久矣宜乎道術隆顯文章溫雅士行修潔人才衆多曳裾春官應書郡邑者以千萬計士不為少矣然識量高爽身名兼全有如郭泰者乎見義明用心剛不畏禍患不淫利慾有如何蕃者

乎繙經論議則採雜釋老道術散亂而愈晦綴緝辭句則競為繆悠文章誕怪而無紀輕浮蕩佚憸巧汙下之行為之無媿事佻薄為儁邁指禮法為迂疎流風既彫碩德甚鮮故浮淺之弊未異曩日至其漫不可考則又過之使議者復思聲偶之習昔仲尼以布衣之賤養教衰世之士門人高弟名科德行者大可以為邦小可以南面游夏之徒文學之士亦足以為萬乘師身所存亡繫國輕重以明天子之盛德表章經術養平世之人幾

二十年而不得郭泰何蕃之比者何哉往年胡瑗侍講
之居吳興吳逕遺逸之在會稽也非有天子之命名位
之重以震疊人心張設綱紀皆銜華之勢韋布之人講
修夷等之中偃息鄉閭之內徒以行義高潔學術該徧
取重於士類見知於公侯故甲辭重禮延置庠黌鼓篋
摳衣甬匐函丈至於千里之外贏糧裹足雲集麏至一
郡之學常數百人片善可稱雖後學晚生一旦延譽升
之多士之上人情厭伏不以為過雖悍夫豪士擯斥摧

沮不齒諸生之列咸自知咎無或敢怨約束條教後來資之以為法令升堂入室之人隱然為國名臣者多矣今以殊科俊人任舉名士奉朝廷之命操法令之權典學聚徒分經教育而庠序不尊生徒離散多者百餘人少者數十人而已修潔之士不盡趨向預籍之人類多悠悠緩則偃足而違教急則讙譟而不遜訓導不行綱紀頹弛而人才無益者何哉其弊蓋亦有所在矣昔孟子有言中心悦而誠服者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七十子

之服孔子也服其德非服其力服以心非服以勢故學如顏淵學之不能罷勇如仲由畏之不敢迕辨如子貢譽之不如已文如子夏辭有不能措者故道尊而教行教行而人材成胡侍講吳遺逸之風猷雖未可以比隆孔子而文學行義特立一時卓絕倫類亦有以使人中心悅而誠服者故為世宗師庶幾洙泗又有州郡尊禮之者故令行禁止而教訓有輔今誠得天下之士為祭酒司業一國之士主郡邑學校刺史縣令尊禮師儒相

為表裏殆可以革天下之弊唐制國子監尚書省補祭酒統之郡縣之學官長補長史主之制置之方似為近者

科舉論 闕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八

宋 華鎮 撰

論七首

制舉論

世之言馬者有三曰駑馬曰良馬曰駿馬皮緩而骨疎少筋而多肉左之則右前之則後雖有良樂不能以進退者駑馬也服輈衡順衘轡履規中矩鸞和有節不窮其力無有奔敗者良馬也朝刷燕薊夕飲南海追風逐

影絶塵弭轍過都歷塊飛蹄疾鶩鴻者駿馬也駑馬之材可以為脯為醢用以養人非人之所養不足論也良馬之材師行不過三十里吉行不過五十里步驟馳騁窮之則乏矣亦不足以盡致遠之利盡致遠之利者惟駿馬能之然馬之駿者未易可得古之求駿馬者視其所視而畧其所不視至於牡而驪者謂之牝而黄驪黄牝牡物色之易見者也視馬而有所不見則其所視者徼矣不在乎物色之間矣鞅衡之下銜轡之間進退規

矩之中鑾和節奏之內求天下之馬天下之馬遠矣士之材甚有似于馬也人主知馬之說則能知士之材矣知求馬之道則知取士之法矣愚而自專曲而自用槌鈍不足以赴機會疲懦不足以濟功業與物則迕遇事則廢者駑馬之材也有為之世如駑馬者無所用之智足以效一官明足以見所察學術有達于古事業有濟於今陳力就列職無曠敗者良馬之材也然可以小任而不可以大用足以守常而不足以應變幹大事洛大

議深謀遠慮宏辭碩論出衆意之表定利害之幾聞其言者心開目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觀其成者心悦誠服如入宗廟而見衆美必得天下之士非常之人然後能也非常之人或不習常人之業常人之事不足以察非常之器亦猶天下之馬不馴於車下良馬之材不足以格驊騮人主不可不知也制舉之科自漢設之至于今皆所以待非常之人也然不以論議施設之是非為中否而先以隱僻疑似之題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以記

慮之多少進退之應詔者雖無深謀切議高才碩德僥倖六題識其四五則獲奉大對矣智如鼂錯直如劉蕡純粹宏達如董仲舒不幸忘二三論目之所在則遂從報罷不得攄發所蘊獻達於上矣所取之法與所求之意何相戾歟夫道有本末能有大小術貫帝王功格上下者道之本也文采辭令溫厚爾雅者道之末也奇謀偉畧經濟世務者能之大也博記隱僻問無不省者能之小也伊呂成湯武之業書傳不稱其強記博文爾正

平一覽無遺筆不停綴而智不足以自保設制舉以待非常之人而求之博記隱僻者謂必能濟天下與夫制舉之設務求博記隱僻之人而已不必非常之士則非吾之所知也如其不然誠恐所取之法未稱所求之意不足以致天下之士得非常之人任舉閱試雖與進士殊要其實則殆相似爾

事神論

德業不修法度廢缺文章散逸綱紀不振惟鬼神之事

僥倖福祐者其風巫躬桑為衣力耕為食乘時分利以身為職不知報本返始迎祈之理者其風野巫固不足以經世而失之野者亦未可以為得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之功與禮樂相似幽明之道不可誣也故昔之人雖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明之事未嘗不敬洪範八政王者之道也三曰祀文種九術霸國之權也一曰尊天事鬼祝鮀治宗廟而無道之衛可以存孔子之所言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

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之所述也二子古之聖人也其道全其術正其言不溺於巫祝而記述若此則鬼神之事不可非嚴奉之道不可忽巳故古者天子諸侯躬耕籍田以為粢盛王后夫人親蠶公桑以為祭服事天地神祇社稷宗廟必誠必敬無所不至仁義之盡至於貓虎迎而祭之以報其功而況天地社稷山川鬼神有功之大者乎當是時也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疾疢不作而無災害者非惟淳德孔明民氣和樂之

所名抑亦不失神明之心而陰有相焉禮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社稷社者土地之主稷者農食之先無土則食
無自而生無食則民無自而養民國之本也食民之天
也土食之母也重民故重食重食故嚴社稷故天子有
大社王社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至於庶人有置
社令自京師達于郡邑莫不有社稷春秋奉事著在甲
令嚴矣大社壇壝牲牷幣帛器皿朝廷誠敬精潔所以
交神明之道固無愧于古之人郡邑之下殆或不然壇

墠所在垣墻不周扃鐍不設平日則登踐穢瀆無所不至事至則剗草設席跪起而奉之犧牲粢盛幣帛器皿類不如法君子不加意小人不知敬禮未及成人已紛錯諠汙褻慢瀆于明神神而無知尚非所以示衆如其有知不知不怒不譴不為禍災斯幸矣以是奉之而望其報不亦難乎今陰陽未和水旱為沴貨食不阜人罹札瘥殆非盡出於德澤之未純或交神明之道有不備者弗可弗思也

教化論　闕

法禁論

管敬仲鏤簋朱紘塞門反坫功被天下而不免為小器臧文仲居蔡山楶藻梲位列大夫而不得為智人晉侯金奏三夏穆叔不敢拜季氏庭舞八佾仲尼謂孰不可忍古之人敬慎名器其重如此何哉蓋治亂之幾常生於細微細微者衆人之所忽及其著也聖哲之才不能圖救故智者慎重於未然之前不悔于既著之後此所

以常治而不亂昧者慮不及此細微之失不為近患則忽之故欲治而不獲名器者事物之細微者也一得一失固無益損於目前及其流也未嘗不效于異日此所謂治亂之幾不可不知也夫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名義位分人道之紀也賤者畏其義而不亂名則貴者安卑者守其分而不僭位則尊者立尊卑貴賤各安其理而無僭擬陵犯之意此之謂平治反是則為亂矣先王所以等尊卑異貴賤表章名義藩飾位分者宮室車服禮

樂制度而已故聲名文物細微之間下人不得僭擬上人不以假人綱紀或弛侈心一啟則蔓不可禦故古之人重之周道衰諸侯尚攻戰而重兵食秦人任私智而謹法令出納當否會計鍊密聽審詳簡斷決輕重利害止於目前損益不過財獄者當世所先務朝廷所慎重者也至於經紀人倫維制上下安危治亂之所繫者則恬不以為意故期會簿書斷獄聽訟之政重而聲名文物節制分守之道輕矣於是僭竊不禁侈靡無藝而風

俗大壞其獘也小則費財大則陵奪漢興頹風獘俗皆
在而上不知變故庶人之賤而田宅服食有等於封君
徹侯者僭亦甚矣人臣王食洪範猶曰害家凶國旼隸
為之其害可勝言耶法禁不立而下無所畏守故雖孝
文恭儉至於衣弋綈履革舄而天下土木被文繡倡優
為后飾自若也又況武宣明章之君自為靡麗乎故五
侯恣肆田竇侈大至于莽卓卒弄神器積其俗習名義
素輕位分素玩而不以僭竊為事故也有唐經制之術

無異於漢上奢下僭競為淫侈則又過之厥後禄山亂華朱泚犯闕易如反掌曾不旋顧豈惟凶悍之性所固然哉亦紀綱縱弛侈心素揺馴玩服熟非一朝夕也古之所重後之所輕後之所先古之所後其術亦相遠矣夫北首燕路者不可以圖楚越西向秦關者不可以及齊魯所由異道則所適異歸也後世舍先王之法而兾先王之效其可得乎天下僭衣服侈居室華器皿美飲食厚婚葬淫祭祀事雕幾飾珠玉出於誇大美好而犯

分陵制者多矣果能少加意於此而不獨以期會簿書斷獄聽訟為事則漢唐之患消於未然先王之效見於不日非惟變革侈靡還之淳厚愛惜財用趍於富足而已可不講歟

役法論

天下之言役法者利害多矣要其大致二端而已持前聞者以差役為善守後議者以免役為得紛紜兩可利害相半未知所從適夫用民利以辦國事重輕平施而

歲月更代則差之未為不義古者府史胥徒不役下民庶人在官代耕有祿則免之未為非是曩時役力不取其財上有踈數不均之弊下有破家失業之害朝廷患之故議免役則差之者未為良法近歲歛財不役其力復苦重輕失稱不乏緡錢家業蕩析人民徙死朝廷悲之故復差役則免之者又非善計雖然方免役時下民有思差之為善者及差役矣又有思免之為便者何哉蓋利害相半而互有得失也以差役為盡善則令無差

役之議矣以為盡非則人亦弗思之矣是均有所善亦均有所不善也均有所不善故用之則弊均有所善故革之則思惟所善不勝所不善故利少而害多不得為良法民之所思特一人之私心非天下之利害雖非天下之利害而天下之利害可由是以察之矣何則人情之所安法之利於人者也利于人者如是則害於人者必異于是爾以其所利推其所害因所利而充之見所害而革之則經久之良法可得而差免之是非可見矣

差之為善則以差為法免之為善則以免為法互有所得不可偏廢則錄長遺短舍害取利相輔而用之不必差不必免不必差免之兼用惟便於私而無缺於公則役法之美實已夫差役之弊皆曰版籍不明吏胥為姦强者幸免弱者數及野人市賈不達官府之事失陷迷謬資倍備償不肖子弟一當役事放蕩驕佚靡費財賄募人承代私約無藝須求百出故當年不以為便然民有人丁富而財力貧物產多而緡錢少者一人從役事

末之人而家無驟費過則休息募人者布帛絲麻米粟百物凡適于用皆可以售一旦免之責其緡錢人丁無用而家有驟費多者數十萬少者亦千百金所有非所須所須非所有且歲歲不息故免役行而人有思差役為善者也免役之獘皆曰物産利薄增價虚估見緡息厚計數實箕農田本業竭無贏餘商販末流多寡不盡廬舍定居與邸肆同計什物供用與貨財並數厚薄不實輕重舛迕役用之外更謀寛剩百物不用必収見緡

布帛米粟賤貨速售利失倍蓰故今日不以為便然民有財力富而人丁少物產寡而緡錢多者歲輸之數未稱其實一夫從政家則乏人廢事失財甚于課役雖容募人資給之費或多於舊一旦役之下無省財之利而有之人之患故差役既復而有思免之為便者此二端之大略也然差役之法其役在下故為害晦而遲然不可復救免役之法其弊在上故為害顯而速然可以更張版籍不明可修也吏胥為姦可禦也若資倍備償糜

費財賄非上之所能制故曰不可復救去物産之虚估詳商販之實數邸肆財貨平計其直廬舍什物不以爲羡役用趣足無求寛剰布帛絲麻米粟緡錢凡適用者皆得輸納則二端之害既去而利兼得矣故曰可以更張由是言之力役之法其良亦有所在矣惟上之人慎思焉

財用論闕

兵論闕

邊事論闕

禦戎論

戎狄信義衆寡伎能器械非中國比昔人論之詳矣漢興以來屈義禮之邦下荒陋之俗俯盛大之勢接微弱之國蓄精鋭之才縱疎懦之敵偃犀利之器避呰窳之鋒與之交聘結驩抗禮通好資之以金帛之奉者所以息戰伐安邊境消甲兵全生齒以厚中國不識結驩通好資之以金帛之奉果能保其心乎苟能保之則邊境

之備兵屯之衆可去矣如邊境之備未易輕撤兵屯之衆不可或去則是未能保之也萬有一違約棄好將引弓之民臨疆場之上殆非一介之使責之以信誓所能禦矣必興師動衆折䤋執俘決勝負而後解若然則亦何為而屈威靈費金帛以交無厭之敵乎絶好解約去賂遺之利不過侵犯邊境而已未必能長驅深入為腹心之憂也無事則修備以待不虞有警則興師以禦侵軼彼小入則無獲大入則不能其費與結好通賂之日

或未有加也且兵戰之勢無必勝亦無必不勝視方畧
何如耳豈戎狄有必勝之兵而中國無必勝之戰哉何
憚而不與之較乎守賂遺之議而重絕其好者不過以
秦始漢武之兵爲戒然秦始漢武之兵惡得謂之禦戎
哉彼將盡滅其族而有其地故中國多事民擾而無聊
以至於亂若侵軼則禦之以兵守境則置而弗問慕義
則接之以禮竄伏則棄而勿追計義則威靈無屈論事
則金帛不費此堯舜三代之長策也何秦始漢武之患

哉夫深征遠戍不若和親屈威費財不若驅逐故嚴尤謂秦不如漢漢不如周三代禦戎無策之上以宣王太原之伐為中策則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者然後得以為上矣故揚子雲亦曰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然聖人為可來之德不能使戎狄之必來為德在我其來在彼干戈不動而遠人咸慕固為上矣而不可以為常舜之命皐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夫士者掌兵刑之官也寇賊姦宄治

之以刑蠻夷猾夏禦之以兵舜之德足以格有苗而命士以蠻夷猾夏是不敢以格之為常而以禦之為常也猾夏然後禦之與秦漢之兵異矣此舜之所用也後世何疑哉彼和親之計可暫而不可乆若大業初造中國未緝兵力罷於戡定財用急於内務權以應變用之可也故婁敬效奇於高祖太宗定計於汴橋全盛隆平之日尚惡足守哉

事業論

列星辰運日月分陰陽用寒暑節序四時變化消息綿絡冐被達於無外者天之職也荒忽幽遐雨暘舒慘有不適其序則生覆之道未能無憾結山嶽融河海孕五材毓九穀吐納萬寶維持紘野博厚廣大契於圓靈者地之職也支流拳石肖翹喘蠕有不得其性則形載之道是為有鈌故動則行健静則無疆咸所以謹其職自然之道也萃聰明之純懿膺顯休之靈寵幽契歷數明叅圖籙富奄海宇尊臨黎獻者豈徒駢百善罄衆美私

一人以為逸豫哉亦必有以叅貳上下寵綏元元夫百工致巧則繩墨無遺美商賈善貨則市廛無佚利農夫愛日則田野無汙萊列士效智則庶官無曠瘝恪守宗廟則謹都邑之事敬保社稷則善四境之治小大雖殊各修其職而底其業故能飛聲騰實俯仰無媿帝王合德天地配功三五覆載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則聖人以為已憂豈尋常守故牽制誦習而局促乎委瑣齷齪之事哉必有以經緯天地彌綸六合柔遠能邇仁民愛

物仿洋周浹達於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已故黃帝七十戰以靜蚩尤之亂神禹十三載以平洚水之患成湯十一征以濟王業武王再出師以順天命此聖人之心帝王之事也昔禹平水土足跡所及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二方聲教咸暨唐虞之際昏墊既遠蕃殖滋茂海岱之壤列為青營幽并二州析自冀都故其書曰肇十有二州記其始也此中國土宇衣冠之俗襟帶之民正朔所行聲教攸善三五帝王萬世之所守不可失

者也故湯有天下仲虺稱之曰纘禹舊服成王即政周公訓之曰陟禹之跡至於幽王失道四夷交侵中國微弱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信南山之詩作而刺之昔人傳禹之跡久矣守禹之跡重矣令流沙之東賀蘭靈武幽薊之地盧龍范陽狡黠擅制倚為巢穴驅除攘逐帝王之事業今日之先務也其可後乎議者往往置之度外以為不足經營視兩地之土宇人民如陽關以西大漠以北是亦未嘗少思舜禹之功業

商周之訓誥與幽王之所失南山之所刺也彼果可置之而弗議則祖宗無親駕之勞矣使建隆開寶間三川不征五嶺無討晉陽奉土江表獻圖内地不分於割據兵力不勞於戡定天下無事財賦充溢如今日之盛二方酋長不消聲於磧北則梟首於藳街久矣豈容偷生假息於封域之内哉寬聲罪之誅後境土之畧詳明内治不事開拓息兵偃武阜財愛民以安中國以幸天下固可謂忠厚之至矣恐非所以承祖宗之意致帝王之

之美執事者宜若少加意焉

言論 闕

易論 按鎮上蔡左丞書自言著六經論六篇今存者易論書論禮樂論三篇又樂論二篇以篇數言之則所缺僅一篇以六經之目言之則當缺詩春秋二篇均無可攷姑就現存録之

道有汙隆時有治亂業有存亡功有成敗勢有强弱事有利害德有善否行有是非物有得喪民有從違名有榮辱身有安危此數者吉凶之類也不動則德不崇業不廣動而吉凶隨之君子不以凶而廢動務善其動以

之吉也夫時變無常情僞萬狀芻豢輕於富足藜藿美於饑人則豐約之情異也畏日流金而狐白見遺祁寒凝海而絺綌在御則寒暑之適差也見吉凶之幾成天下之務者無他通照時變曲盡物情而已矣茍得其情雖大必舉失其時會雖小不行古之人禪神器而弗亂革天命而弗危放君上而不失其忠誅兄弟而不失其聖者得也交朋友而弗與撫妻子而弗順言則招憂動則招辱而四體不能保者失也得者動而之吉失者動

而之凶吉凶者得失之效也有以見天下之至賾則事物之宜無失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則會通之理可逢惟天下之至聖為能與於此此聖人之獨智也古之聖人不以獨智自私而與天下同患難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聖人必使言立而意達物得而道傳是故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以盡其言變通以盡其利鼓舞以盡其神而易之道與矣易之所謂吉者適時之變者也易之所謂凶者逆物之情者也易之所謂悔

吝者釁未著而可圖者也易之所謂无咎者辨之早而不遂於凶者也由易之道而以時消息則無所不順於時物動則之吉而凶悔吝斯遠矣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動靜起居罔與道違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夫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順之至者天且助之而况於人乎所謂得而之吉者順而已矣夫剛柔之材生於氣屈伸之變制於數物志雖深不出覆載之外幾務雖微不違進退之節有

天地然後有六物有六物然後有萬類天地者六物之父母也六物者萬類之宗祖也兼三才以成卦合六物而象之天地之藴五行之奥道德之義性命之理皆嚢括而包舉矣則萬類之宜無所隱其情數始於一成於五合於十天地之數萬物之命也九六之數天地之成也合五十以致用參天兩地而倚之鬼神之幽變化之妙無形之所行無情之所成者可逆數而坐致也則會通之理無所晦其適是故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作八卦八
卦作而象數具矣故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定吉
凶而生大業至乎商之末世盛衰屢更時變既極情偽
多而聖人之憂患深矣於是因八卦之成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以極天下之能事是故道顯而有傳德神而
不測酬酢萬變曲臻其極至神之妙而易有以祐之此
易道之成也

書論

易繫辭言上古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自庖犧氏至堯舜止矣夏商周不與焉孔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不及唐虞蓋聖人制作帝王之法度自伏羲氏以來歷神農黄帝通其變使之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至堯舜氏則成矣後世雖有聖人亦無以加焉夏后氏以來適世之變趣時之宜新則因之弊則損益之而天下治矣故救忠以質濟質以文

文奭尚忠循環無窮因二帝之成法通之以三代之變
帝王事業萬世之理備矣昔者聖人之作書也將以載
帝王之道達之于後世者也故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
夫六事設而天下之物舉三統備而百世之變盡唐虞
之時羲和奉天司空平土后稷足食契敷五教皐陶典
刑以糾慝龍作納言以防姦文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
后夔之樂垂善百工而虞諧上下親親以及物修身以
平天下有德者進有罪者誅黜陟不違而幽明無僭足

以亮天工熙庶績帝王之法可謂成矣禹湯周公本之内敦忠質之尚美其外致文采之飾忠質用而誠素之德形矣文采明而表著之道盡矣世態之異又安能外于此哉是故聖人基本典謨淵源貢範掇英華于訓誥挹誓命之清流片善寸長罔有遺逸昔周平王失宗周之業依晉鄭而東遷扼險河洛之間下等列國故黍離之詩參邶鄘之列帝王衰微莫甚于此而文侯之命在焉伯禽魯公列國之君也繕甲冑完城壁庤糗糧禁越

逸諸侯之事非善之大者而費誓在焉秦穆衰世之諸
侯五霸之微者悔過自咎未為純德而秦誓在焉盛時
之嘉謨聖王之典訓盡矣季世之君有可觀者斯取之
帝王之言朝廷之事殫矣下國諸侯有可觀者斯取之
明昌之時邦君之美具矣衰亂之際强霸之主苟有志
于善者雖微而不棄由是觀之前聖後聖德義事辭有
在于帝王之道者寧復有子遺者哉故足以為萬世之
寶訓揚子曰仲尼多愛愛義也愚于定書見雄之言為

不誣矣

詩論 闕

春秋論 闕

禮樂論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又曰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唐虞之君與三代之盛王所以涵養生靈陶治善俗德與天地並氣與陰陽和風俗渾然躋于仁壽刑罰措而弗用者禮樂教化之功也韓宣子

曰周禮盡在魯矣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夫周禮周公所資以致太平者
也制作之道備矣故宣子見而美之然魯秉周禮而國
不加治非特不加治而魯之削也滋甚韶樂者后夔所
作以來鳳鳥者也其感物之意微矣故孔子悅而稱之
齊有韶樂而人不及和非特不及和而齊之亂也滋甚
禮樂之術未更而功用不效者何也豈昔人之治有他
術以致之而禮樂不與耶抑後之用禮樂者非昔之用

禮樂者耶聖人之言天地也天地妄乎不妄觀今昔之事有不合于聖人之言者當深探其本而謹司其歸極其言于無所貳而後已不可或疑也禮樂之說試粗言之夫養天下者無以異于養口體口體之養莫美于芻豢稻粱今以甘旨之味食和平之人則氣血流榮膚革充實疾疢不作而體日以肥矣若五府動于内六邪感其外二氣舛迕而嗜好失常者雖食以芻豢稻粱方且惡之而弗嗜豈惟不足以充七尺之軀哉此非芻豢稻

粱之不美也則病亂之而失其性也禮樂之術其養天下之芻豢稻粱歟聖人在上善政以德聚人以財民有安富休佚之虞而無勞苦凍餒之患知利害榮辱之所在而訓導易從法令難犯故禮制而上下安治樂行而風俗移易彼齊魯二邦上失其政下無常產重役以勤其力厚斂以竭其財貧者困于饑寒而救死不贍富者溺于僭侈而殉慾無紀外物迫切而善性彫喪正猶病者之失其常嗜矣雖示以周公之文物鼓以后夔之聲

容利不濟于所乏物不勝于所美適如蚊虻鸛雀之過其前曾不為之瞬目留聽少介其胷次又奚足以啟迪聰明感移志氣革溪僻而起德善哉是無異于養病者以芻豢稻粱不可冀其肥矣故文武之禮無益于魯虞氏之樂不效于齊俾兩國之君有以存百姓之常心則人知為善而樂馴其教禮樂之功著矣不待宣子之賢仲尼之聖然後知而感之也如曰宗周之道弗形乎文物善美之德無見于聲容禮樂之教不足以鼓舞于天

下則宣子無在魯之辭仲尼無三月之感矣是知膏粱無補于疢疾禮樂不效于亂邦庶政具修百度咸理然後可以達禮樂而要太平之功矣

樂論上

樂者何聲容之道也昔之言聲容之道者徵矣嘗予人情而通乎志氣物來而心感之則喜怒哀樂之情必發于聲而動于容容有文采容有節奏則剛柔緩急之變斯格其心而移其氣故達其徵者可以觀政而通其用

者可以變易風俗夫太猛者偏于剛太寬者偏于柔剛勝則和不足而多怒柔勝則强不足而多懾此哀思憤怨慢易流蕩之音所由作也故所以感人心者不可不慎而君子之政貴和細甚者弗堪思深者憂遠流僻邪散則離正促數噍殺則失中此和平條暢之美所由喪而憂思淫亂之心起矣故聲容之形必出乎道而樂文之美不可以為偽古之聖人發育以德肅斂以威厚之以仁制之以義陰陽相成而剛柔迭用融而不散凝而

不密强而不怒和而不懾故其政和其音安以樂而樂之實無疵癘焉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叙合四時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五物之和道四氣之正使之莊而不哀安而可樂謹節而無犯敦本而不流廣不容姦狹不思欲故足以感動善心滌蕩邪氣而樂之文無惉懘矣故惟聖人為能作樂黄帝堯舜禹湯文武此六七君子者皆聖人之德據崇高之勢者也其政平其功茂其道廣其制明充樂之實而致美也知樂之情而致

微也制樂之文而致精也故六代之作其身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可以善民心化民俗動天地感鬼神諧鳥獸格異物夫孔子之時有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猶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又況以甚盛之德紹於夔之世極制作之美因后夔之賢而鼓舞之則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不亦宜乎此聖人之所取也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湯武之業將有慙德于前聖乎何聖人之不廢也

益樂者象成者也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時變不同則所成斯異故黃帝以道堯舜以德禹以功商周以伐天下之美莫全于道天下之善莫美于德道德散而尊事功征誅之權事功之極也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商周之樂盡矣道德以本之事功以濟之權變以通之皆帝王之時應時造者也聖人其何所取去哉嗚呼陰陽之道未息則四時之正氣常生矣柔剛之材未毀則五物之和聲常鳴矣仁義之性未滅則和

平之德常存矣有其德而得其位者善政以成性因性以和聲合五音之中導四氣之正雖六代之聲容不傳于今而黃帝堯舜之制作可圖也

樂論下

夫作樂者何為者也先王用五德之聲本四氣之和因八物之音以歌詠祖宗之功德而告于神明動化天下者也太上用道其次建德其次立功先王創業垂統經世濟民不出于道德則出于事功雖揖遜征誅異世殊

事逆取順守若天與人莫不本于仁義稽之道德故雲
咸英莖章韶濩武皆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蕩滌流淫台
集和粹移風易俗鼓舞而不知其所以然語曰子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末世遺聲
其感人也猶若此之盛方重華在上后夔典之則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不亦宜乎記曰禮
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
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由是言之帝王之道本之以禮樂

輔之以刑政而已矣期會簿書斷獄聽訟百吏之職非所務也後世置禮樂為虛器藏在有司郊社之間宗廟之事時出而用之下民未嘗豫聞也自朝廷達于郡邑日所由以為治者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故有司不能誦其數君子不能達其義而況于下民乎況于庶物乎因謂禮樂不足以致治風俗不可以易移誣矣國家享天休命神聖相繼百三十餘載天下久安繼周之後未有若此之盛非漢唐之比也然百年之間大樂未作

和峴之器尚失之高胡瑗之徒曼不可用至主上踐祚而明聖之事始克有就祖武宗文神謨聖烈揄揚顯暢與休聲和氣洋溢乎乾坤之內明白乎日月之下可謂盛矣若革近世之弊踵三五之事頒之郡邑達之黌序以先期會簿書斷獄聽訟不特藏之太常則神和人舞百獸庶幾復見于今日非直移風易俗而已昔在黃帝命伶倫吹嶰竹之管協鳳凰之鳴而造律呂于是蕢桴土鼓廢矣後世作者必稽焉然聲隱于微器久則敝聖

人惡其散而微者不可得而察也故寓之以法度因其積以為數因其容以為量因其長以為度因其實以為重輕六物者相為表裏一物亡缺可因所存而補也六物皆亡可推聲數而造也故聖人在上則推歷生律後世祖述則推律生歷上黨之黍邯鄲之鐸先儒之所用也雖然仲容識荀氏而契周尺文收吹斷竹而調啞鐘聲數之法周隋之所傳荀氏之所用也何獨不然若是則邯鄲之鐸未可以得土中之器上黨之黍亦未可以

定一篇之律蓋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用先王之成法求天地之中聲故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然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非獨易象為然必有夔曠然後聲氣可得而定矣夔曠之用蓋亦不違于積黍也夫魏晉之際而有仲容貞觀之初而有文收五代亂離學者彫喪王朴之術尚或有成天下浩浩熙洽百年焉知夔曠之不世出哉亦求之而已矣

謄錄監生臣沈　霽

謄錄監生臣馮克鞏